



Yishujia De Xinling

艺术家的心灵

柴科夫斯基、契诃夫和列维坦

陈安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Yishujia De Xingling

艺术家的心灵

柴科夫斯基、契诃夫和列维坦

陈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家的心灵：柴科夫斯基、契诃夫和列维坦 / 陈安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5. 8

(阅读俄国)

ISBN 978-7-5060-8380-5

I. ①艺… II. ①陈… III. ①柴科夫斯基, P. (1840~1893) —人物研究
②契诃夫, A. P. (1860~1904) —人物研究 ③列维坦, I. (1861~1900)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 125.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5128 号

艺术家的心灵：柴科夫斯基、契诃夫和列维坦

(YISHUJIA DE XINLING: CHAIKEFUSIJI、QIHEFU HE LIEWEITAN)

作 者：陈 安

责任编辑：简以宁 葛灿红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950 毫米 1/16

印 张：20. 25

字 数：23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8380-5

定 价：32. 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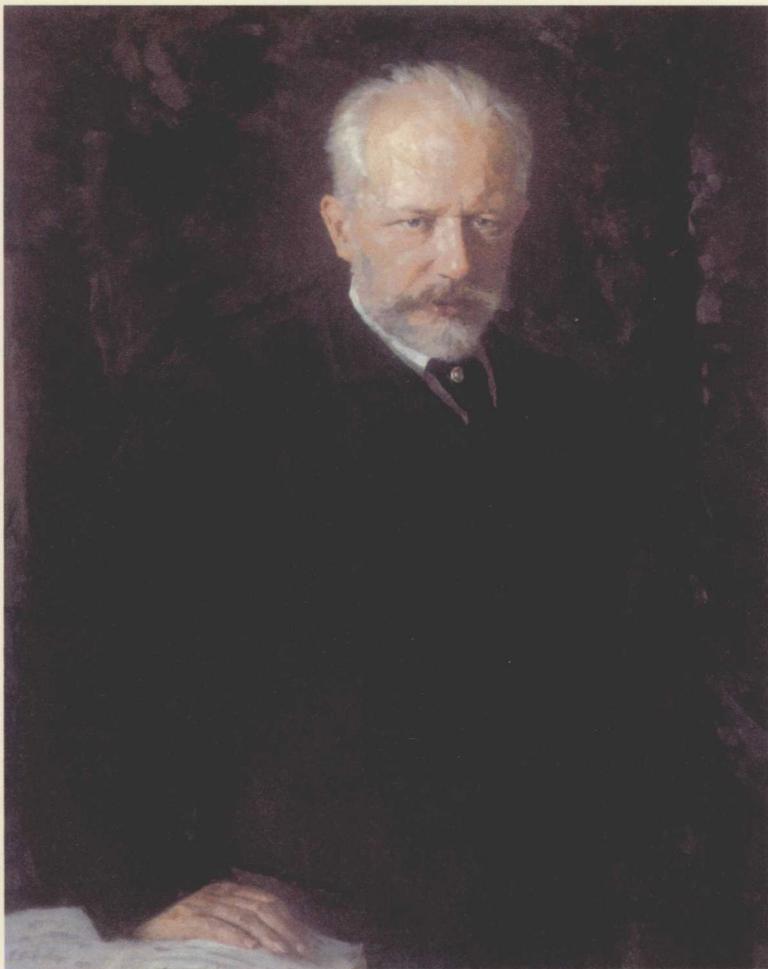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029



作者在柴科夫斯基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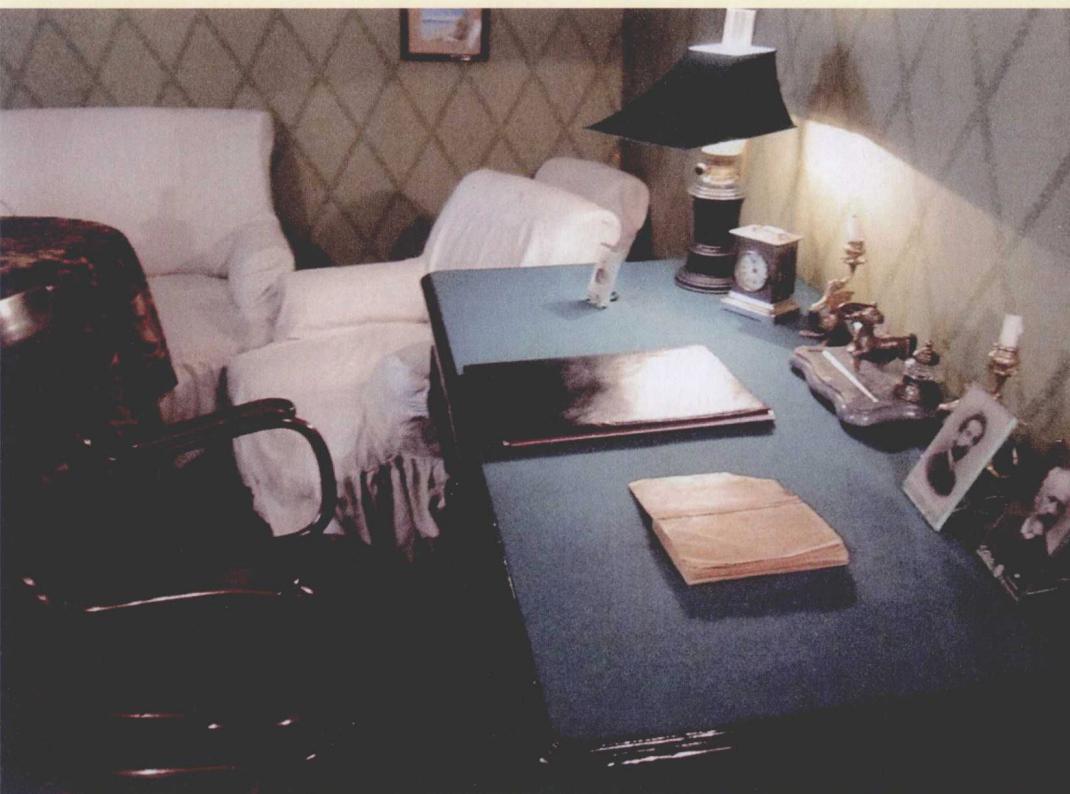
柴科夫斯基



契诃夫



列维坦



契诃夫写作时的书桌（莫斯科契诃夫故居）



新圣女公墓里的契诃夫墓碑

“阅读俄国”丛书编委会

主任 刘利民

副主任 刘文飞 邱运华

委员 (按姓氏拼音)

杜桂芝 梁雪梅 林精华 刘利民

刘文飞 邱运华 隋然 王宗琥

杨秀杰 于明清 张如奎

| “阅读俄国”丛书总序 |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已有数百年交往历史，在这数百年间，从《尼布楚条约》（1689）奠定两国边境地区百余年的相对安宁，到《瑷珲条约》（1858）使俄国得以窃取中国大片领土，从康熙 1708 年在北京设立“俄文馆”，到叶卡捷琳娜女皇 18 世纪下半期在俄国兴起“中国热”，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再从之后不久爆发的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和“珍宝岛事件”，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俄两国的关系起伏跌宕，风风雨雨，直到近年，在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领导人才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俄两国关系现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俄国的了解和研究，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无疑就是对俄国的深入“阅读”。

阅读俄国，首先就要阅读它的文学和文化。俄国作为欧洲大陆一个相对后起的国家，其文学在 19 世纪中期的勃兴和繁荣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俄罗斯国家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并因而催生出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黄金时代”和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白银时代”交相辉映，而在这两个“时代”的相交处，则耸立着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创作构成的世界文学史上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高峰”。文学以及以文学为核心构成和内在动力的文化，向来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最珍贵的国家财富和精神遗产。

这套“阅读俄国”丛书便旨在诉诸这笔财富，陆续推出一批以俄国文学和文化为对象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本丛书将以三个“开放性”为编选原则和出版愿景：首先是选题的开放性，本套丛书以俄国文学为中心，同时辐射至俄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俄国的语言、哲学、宗教、艺术等，只要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和俄国文化的成果，均可纳入；其次是出版形式的开放，本丛书不设固定数目，没有固定时限，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所选书目将分别列入三个系列，即“俄国人文著作翻译系列”、“俄国文学经典作品翻译系列”和“俄国研究著作系列”，后一系列着重推出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以期赢得翻译和研究间的平衡，实现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间的对话。三是译者和作者队伍的开放性，本丛书由首都师范大学立意推出，编委会由首都师范大学的俄国研究学者组成，但本丛书的选题则面向全世界的同行作者，翻译工作则仰仗全中国的优秀译者。

让我们共同努力，创建一座“阅读俄国”的专业阅览室，一家“阅读俄国”的读书俱乐部。

“阅读俄国”丛书编委会

| “阅读俄国”丛书总序 |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已有数百年交往历史，在这数百年间，从《尼布楚条约》（1689）奠定两国边境地区百余年的相对安宁，到《瑷珲条约》（1858）使俄国得以窃取中国大片领土，从康熙 1708 年在北京设立“俄文馆”，到叶卡捷琳娜女皇 18 世纪下半期在俄国兴起“中国热”，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再从之后不久爆发的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和“珍宝岛事件”，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俄两国的关系起伏跌宕，风风雨雨，直到近年，在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领导人才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俄两国关系现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俄国的了解和研究，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无疑就是对俄国的深入“阅读”。

阅读俄国，首先就要阅读它的文学和文化。俄国作为欧洲大陆一个相对后起的国家，其文学在 19 世纪中期的勃兴和繁荣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俄罗斯国家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 陈安的三个祖国 |

有一位名叫佩列列申（Валерий Перелешин）的俄国诗人，他 1913 年生于俄国远东地区，1920 年侨居中国哈尔滨，1953 年再移居巴西里约，他后来出了一部诗集，题目就叫《三个祖国》（Три родины，1987）。

和佩列列申一样，陈安先生也有“三个祖国”，即中国、美国和俄国。他 1942 年生于中国江苏，1980 年移居美国纽约，而俄国则始终是他的“精神祖国”，一如里尔克对俄国的称呼。中国给了陈安先生以黄头发、黑皮肤和汉语母语，却也让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会了俄语；美国给了他以编辑、翻译、图书管理员等职业，却也让他成了一位汉语作家；而俄国，那个他直到年近七旬才首度亲近的国度，却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文化故乡。

陈安先生的“俄罗斯情结”是令人感佩的，他说：“我在美国 30 余年的旅居生活似乎也没有改变我的兴趣和嗜好，家里俄罗斯的书和唱片远多于美国的。我有俄、中、英三种文字的契诃夫小说集、戏剧集，有柴科夫斯基大部分重要音乐作品的 CD，列维坦的画册我有两大本，《伏尔加河上的傍晚》（复制品）在我

家客厅墙壁上已挂了 30 多年。”（见本书作者序言）在这里，陈安先生在向我们诉说他的“俄罗斯情结”的同时也透露出：他之爱俄国，盖源于他对俄国艺术的热爱；他之爱俄国艺术，盖源于他对三位伟大的俄国艺术家，即契诃夫、柴可夫斯基（陈安先生执意译作“柴科夫斯基”）和列维坦的热爱。于是，他便以三位俄国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为对象，精心写作了这部《艺术家的心灵：柴科夫斯基、契诃夫和列维坦》。

对不同的文学艺术大师进行比较研究，这无疑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模式，在所谓“比较文学”兴起之后，这类话题更是屡见不鲜，诸如“歌德与席勒”、“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但是，陈安先生在此提出的话题却有几处新意：首先，通常的此类比较更多为两人之间的比较，而陈安先生在此却给出一个“三位一体”的对照；其次，通常的此类比较更关注对象间的“异”而非“同”，或曰更关注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而陈安先生的话题却始终围绕着三位俄国艺术大师间的“同”；最后，通常的此类比较更多在同一文艺领域中展开，而陈安先生的比对却跨越了文学、音乐和绘画这三大门类。

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和列维坦同为 19 世纪末叶伟大的俄国艺术家，借助陈安先生的叙述，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生活在同一文化时空中的他们的确具有如此之多的“同”，从他们均受俄国大自然的哺育到他们均与其所处时代所构成的互动，从他们同样真诚善良、忧郁内敛的品格到他们同样勤勉刻苦、锲而不舍的创作态度，从他们相互之间高山流水般的相知相惜到他们源远流长的后世影响……将三位大师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和论述，这不仅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艺术话题，同时也已构成一个独特的学术发

现。有学者指出，在俄国文学中始终存在两股不同的潮流：一为始自普希金、经托尔斯泰再到高尔基等的“阳光”传统，即一种乐观的、正面的、教谕的文学传统；一为始自果戈理、经莱蒙托夫再到索洛古勃等的“恶魔”传统，即一种悲观的、反叛的、嘲讽的文学传统。读了陈安先生的这部著作，我朦胧地意识到，俄国的文学艺术中或许还存在着第三种传统，即以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和列维坦的创作为代表的“月光”传统，一种忧郁的、内省的、默思的传统。

陈安先生能够给出这样的比较，在主观上当然因为他深怀着的“俄罗斯文艺情结”，而在客观上则要归功于他多元的文化修养。他在他的散文集《寻找猫头鹰》（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的《自序》中写道：“我在文学、语言和艺术方面的爱好和兴趣比较多。我爱读散文、诗歌，喜欢撰稿、写诗和诵诗。我爱音乐，喜欢听曲、唱歌和唱歌。我爱语言，学了俄、英两门外语，喜欢翻译和编词典。在美术方面则十分拙劣，连鸡蛋和苹果也画不像，于是用摄影来弥补，由取景框替代笨手获取美丽的图画。”陈安先生的确爱好广泛，是多个文艺领域的专家：他在文学方面屡有建树，不仅长期担任《大公报》《凤凰周刊》等报刊的专栏作家，还出版了散文集《寻找猫头鹰》、诗集《纽约匆匆》（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2 年版）、专著《美国知识分子》（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2014 年版）和译著《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2009 年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世界博览会》（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和《反美阴谋》（译林出版社 2015 年版）；他在音乐创作方面同样收获甚丰，不仅推出专辑唱片《往事如歌》（北京纯音工作室 2008 年版），还出版了两部创作歌曲集，即《遥远的怀念》（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2 年版) 和《与君歌一曲——为 116 首中国古诗词谱曲》(现代出版社 2011 年版)。他精通中、俄、英三国语言，又长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坐拥丰厚的图书资源，在三种语言的文化土壤中精耕细作，而这部《艺术家的心灵》，无疑就是他广博的修养之结晶，勤奋的写作之收获。

陈安先生如今已经退休，但他告诉我，他退休之后唯一的“休闲”方式就是阅读和写作。对于他而言，阅读和写作显然已不是一种为稻粱谋的“必需”，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甚或难以遏制的存在本能。将生活与写作结合起来，将艺术与生活结合为一体，陈安先生不懈阅读、勤奋写作的生活方式，让我又想起了俄国作家普里什文 (Михаил Пришвин) 对笛卡尔那句名言的“改编”：“我写，故我在。” (Пишу,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

中国、美国和俄国，契诃夫、柴可夫斯基和列维坦，文学、音乐和绘画，汉语、俄语和英语，乃至生活、工作和艺术，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陈安先生的“三个祖国”，它们是陈安先生内心世界中永远鸣响着的“复调”，他又在每一种复调上都添加了他的感受、爱意和文字，于是便构成了这一部他意欲为我们演奏的精美“三重奏”。

刘文飞

2015 年 1 月 8 日于京西近山居